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771
29 May 1974

CHINESE

第一七七一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九日星期三上午十时三十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马伊纳先生

出席：澳大利亚

奥地利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中国

哥斯达黎加

法国

印度尼西亚

伊拉克

毛里塔尼亚

秘鲁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喀麦隆联合共和国

美利坚合众国

(肯尼亚)

劳伦斯·麦金太尔爵士

扬科维奇先生

斯米尔诺夫先生

庄焰先生

萨拉萨尔先生

勒孔特先生

库苏马斯莫罗先生

谢比卜先生

哈桑先生

斯图布斯先生

萨弗隆丘克先生

理查德先生

布布先生

肖费勒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厅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四年五月三十日分发的，所以提出更正的时限为一九七四年六月四日。盼望各国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的限制。

上午十一时五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获得通过。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塞浦路斯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5488)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在塞浦路斯的行动的报告(S/11294)

主席：塞浦路斯、土耳其和希腊的代表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中，要求按照宪章有关规定及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参与关于议程问题的讨论，但没有表决权。因此，我提议，按照理事会的常例，根据暂行议事规则，如果没有人反对，邀请塞浦路斯、土耳其和希腊代表在理事会议席上就座，以便参与辩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的邀请，塞浦路斯代表罗西迪斯先生、土耳其代表奥尔查伊先生和希腊代表梅加洛科诺莫斯先生在理事会议席上就座。

主席：在这次会议召开以前，已在理事会所有理事国之间，并和有关各方的代表进行协商，以便拟定理事会此时可以进行审议的决议草案。这些协商的结果是拟定了一件决议草案，现正以第 S/11301 号文件向理事会提出。决议草案案文十分接近理事会以前就这一问题所通过的决议的词句，并且同以前的决议一样，它的措辞力求平衡。因为从协商中可见这个案文是大家都能接受的，我预备象理事会过去所常做过的，将它提付表决，并且在表决完成以后，再请愿意发言的代表发言。

因此，我现在把第 S/11301 号文件的决议草案交付表决。

以举手方式举行表决。

赞成票：澳大利亚、奥地利、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哥斯达黎加、法国、印度尼西亚、伊拉克、肯尼亚、毛里塔尼亚、秘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喀麦隆联合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

反对票：无。

弃权票：中国。

主席：表决结果如下：十四票赞成，无反对，一票弃权，决议草案获得通过。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听取关于这一问题的发言。我现在请第一位发言人塞浦路斯代表发言。

罗西迪斯先生（塞浦路斯）：主席先生，首先我要感谢您及理事会各理事国邀请我国代表团参加这次会议。也请允许我祝贺您担任理事会的主席职位。我们深信，以您高尚的个人品质，您将以最好的方法领导这一尊严机构的审议。

令我国代表团高兴的是理事会本月份主席职位是由一个友好而且前进的国家的

代表担任，这个国家在伟大的非洲及在联合国各种世界性问题上曾经发挥建设性和重要的作用，正如它在作联合国环境计划会议东道国中所显示的。

在为独立而进行的斗争中有许多共同点的肯尼亚和塞浦路斯，在双边基础上共同努力的许多方面，在如联合国这样的国际讲坛上和不结盟集团内，一直维持着友好和合作的关系。在我国总统和肯尼亚总统乔莫·肯雅塔阁下——这一世纪的伟大人物，为自由和人类尊严而斗争的活的典范——之间的密切关系上，尤其如此。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国代表团能够出席理事会这次会议，感到特别愉快。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塞浦路斯行动的情况和发展的报告（S/11294）。我们从这份报告中高兴地注意到，减少驻塞部队的第二阶段已在使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决议规定的主要任务即部署和居间调解不受影响的情形下完成。

我们也注意到秘书长的审慎观点，认为最好能有相当时间来估量已完成的减军行动的效果，以及他目前不拟进一步减裁军队，对他十分谅解和感谢。

自从理事会通过其关于塞浦路斯的主要决议、致力在岛上恢复和平与常态、并提供和平解决问题的手段以来，十年已经过去了。看一看秘书长在这个期间提出的各项报告，可以用作我们对局势及其发展进行整体认识并对其意义进行估价的有用指针。

在这个时候重提前述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决议规定了双管齐下的努力可能是恰当的：第一是维持和平的努力，包括通过建立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来消除对峙和恢复常态；第二是通过指派一名调解员来解决问题的促成和平的努力。这就是我们在通过决议时用作出发点的立场。前一个任务，即驻塞部队所致力的维持和平的任务，在维持和平方面已经并且正在以最有用和最有效的方式执行。但是，关于消除军事对峙、恢复常态和移动自由，秘书长在这时期先后提出的报告中都表达了他对这方面缺少进展的关注。但是，在所有这些报告中都载明塞浦路斯政府对驻塞部队一切有关朝向和平和常态的努力，一贯地并充分地同它合作。

关于消除对峙，我国政府每次均表示愿意并且准备接受驻塞部队所提出的全面和全岛性的消除对峙的建议，并且它自己也从最早的时刻起即就此问题作出了一切可能的行动和建议。我国政府也接受了驻塞部队提出的局部或分阶段的消除对峙的建议，包括其最近见于报告(S/11137)的建议。令人遗憾地，土裔塞人领袖的有关姿态是坚持不变地拒不履行秘书长多年来屡次发出的最少应行消除对峙的呼吁。这种仍然在近距离持续着的长期不断的军事对峙是完全不必要的；它是紧张和危险的根源，同时也造成极浪费的支出，这种支出本来是能够有利地用在其他方面的。我们希望驻塞部队继续为消除或减少对峙作出有耐心和值得表扬的努力，并希望土裔塞人领袖将看出在这方面的进一步合作精神的适当性。

关于移动自由，土裔塞人领袖的有关姿态又是同样坚持不变地拒不履行秘书长多年来的再三呼吁和驻塞部队所提出并为政府所一直愿意履行的取消检查站的建议。但自从一九六八年以来，在这方面已经有了重大的进展。但是，很不幸地，行动仍然只是单方面的。这就是为了更加有效地协助驻塞部队为移动自由而作的努力，政府于一九六八年主动地采取了单独行动，取消一切检查站和限制，不管这种局势所涉及的危险，照政府和驻塞部队所期望的，希望对方作出合理的响应。

正如秘书长在他于一九六八年三月提出的报告(S/8446)中所指出的：

“现在塞浦路斯政府既然已将它的恢复常态的措施推行于塞浦路斯全境，土裔塞人领袖亦应可以作出必要的让步，以便充分恢复正常情况，第一步是放弃其不许希裔塞人在土裔塞人控制区自由往来的政策。”

在同一个报告中指出：

“（由政府）解除对移动自由的各种限制已经正确表明，一般希裔和土裔塞人都愿在和平与和谐中相处，并且似乎已经准备接受及支持合理的和解”。

在同一个报告中又说：

“欣慰地看到……两个社区的一般人民之间已经开始恢复他们以前的友好关系”。

在同一个报告中说：

“的确，塞浦路斯各族居民之间在经济事务方面的日益增长的合作和对土裔塞人逐渐推广的公共服务，是在这个审查时期内少有的真正令人鼓舞的特色。”

令人遗憾地，秘书长用这种语调发出的再三呼吁，继续见于后继各次报告中的呼吁，被人置之不理，因为土裔塞人领袖的行动却是压制这些积极的和有希望的发展。因此移动自由方面的重要进展的结果只是不公平的单方面移动自由。正如秘书长在其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土裔塞人享有在全岛移动自由，而希裔塞人不但被禁止进入土裔社区，而且还被禁止进入许多公路，其中有些是交通干线。虽然如此，政府的行动仍然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而且政府不顾土裔塞人那方面的不合作态度，正在为改善局势而采取一切可能的行动，协同这项努力。

同样地，在经济方面——我说的还是这个十年期间——秘书长再三呼吁为塞浦路斯全体人民特别是土裔塞人社区的根本利益，进行必要的经济整体化，同样遇到了土裔塞人领袖方面的坚持不变的不合作态度，以及对一切经济合作措施的不合理拒抗，这些都可以从秘书长报告中看到。土裔塞人领袖强加于土裔塞人的分离主义和隔离政策的不变态度，已扩展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他们和同国的希裔公民的普通社交及贸易和商业关系。这种政策不可避免地会谈的进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然而恢复常态和一种和解的精神却是为走向解决问题创造有利气氛的一项最重要因素。

现在说到联合国通过调解和秘书长斡旋以求解决问题的努力的实际发展，一九

六四年指派的调解员普拉扎先生曾经为现实地和公平地解决问题而提出了一份完全得到秘书长赞同的报告。令人遗憾地，由于某些毋须赘述的原因，这份报告已被一方拒绝。但是，由于其内在的优点，这份报告至今仍然是依照宪章和联合国关于塞浦路斯各决议公平和永久地解决问题的有用指针。

现在我们正在遵行另一个途径，即在独立、主权和单一国家的基础上，通过于一九六八年开始的地方会谈进行谈判。这一协议的基础曾经不只一次地由双方表达出来，而且有关的共同意见也已记录在秘书长于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日提出的报告中：

“双方也曾经表示过：可以在一个由两个社区参加的独立、主权和单一的塞浦路斯国的基础上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这种有限度的共同意见说明了至少可以有某种协调的基础。”（S/10005，第120段）

上述声明的实质和正确性不曾受过怀疑，并已由双方在随后于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日举行的安全理事会会议上接受，土耳其常驻代表在当时曾以完全赞同的词句，明确提到那个第120段。秘书长其后的各报告证实了这个会谈的基础，我提请参看一九七一年的第S/10199和S/10401号文件、一九七二年的第S/10842号文件和一九七三年的第S/11137号文件。

当这些会谈在进行过程中遇到了关于地方政府的结构和职能问题的困难时，它们能够依照秘书长一九七一年十月十八日和一九七二年五月十八日的备忘录所建议的程序方面扩大形式，恢复进行。这两个备忘录规定由秘书长特别代表参加会谈，并由两名希腊和土耳其的宪法专家以顾问的资格出席。在这种扩大的形式中，希望困难将能最后获得解决。秘书长在提出上述备忘录之后，于一九七二年十二月的报告（S/10842）中写道：

“我毫不怀疑，重新恢复的社区间谈判是在独立、主权和单一国家概念的基础上，并由这两个社区充分参加，以达成令人满意、持久和协议的解决办法的最佳途径”。

如本报告所指出，在地方政府的结构和职能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上，已经取得一定的进展，两名宪法专家在这方面对一整套办法作出了努力。

但是，在土耳其总理于安卡拉作出声明、违反进行会谈自始至终所依据的基础、从外部加入塞浦路斯联邦国家的概念以后，会谈即突然停止。如报告第61段所述，这项声明引起了塞浦路斯的激烈反应。但这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考虑到除其他方面以外，在安卡拉对塞浦路斯问题采用联邦的概念时所含有的分治主义意义。我国政府已经充分表明，它根本拒绝任何联邦的概念。

此外，必须指出，除去已经协议的单一国家的基础外，联邦的结构完全不适用于塞浦路斯，所有研究塞浦路斯问题的人都应当懂得这一点，原因是全岛六个地区和城市中，每一处都有以希腊多数和土耳其少数的居民在实际上混杂居住。因此，并没有任何领土分离的型态可以建立甚或构想出一种联邦的结构。卓越的宪法权威拉德克利夫勋爵就曾断然宣布这一点，他曾于一九五六年被英国政府委派就塞浦路斯的宪法可能性进行研究并提出报告。

拉德克利夫勋爵宣称，塞浦路斯不可能组成联邦，因为正如他事实上所说，两个社区之间并不存在领土分离的型态，而且不涉及领土联合的社区联邦的概念，实际上是行不通的。调解员普拉扎先生在其颇有研究的报告中也获得完全相同的结论。

塞浦路斯联邦的概念早已被扬弃。因此，最近对此概念的重提，自然引起了不少惊奇和失望，认为在会谈正有进展，而且据报告所说，正有希望时，这对协议的解决办法造成此路不通的障碍的一着棋。必须指出，我国政府已经十分清楚地宣布，它不会接受或考虑任何背弃独立、主权和单一的塞浦路斯国的议定基础；会谈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而且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找到解决的办法。任何此类背弃将在事实上完全损坏五年多来会谈据以进行的基础，从而使会谈的继续显得没有意义和无损。

但是，幸亏通过秘书长及协助他的副秘书长古耶尔先生和特别代表奥索里奥 - 塔法尔先生的有力行动，达成了一项协议的办法，会谈即将通过这个办法在过去一直据以进行的基础上恢复。

这个办法的目的是在恢复始于一九六八年的会谈，这些会谈将在程序方面根据一九七一年十月十八日和一九七二年五月十八日两备忘录所规定的扩大会议的形式，并在实质方面根据过去会谈一直据以进行直至停止时的同一基础继续举行。这个基础就是我已提过的秘书长在他的报告 (S/10005) 中所说明、并在共同意见中所确立的独立、主权和单一国家的基础。

因此，这个办法通过规定会谈基础应仍旧维持迄今据以进行会谈的基础，是一个走向恢复谈判并同时消除任何混乱的正确方向的积极步骤。

我们希望，随着会谈在六月四日的恢复，一种朝向共同目标的新的进一步合作的精神将获重生：这就是在普遍确立的宪法规范之内确立让土裔塞人社区适当参加的健全和切实可行的宪法。必须认识到，这个社区的利益并不在人为的持久对抗和分裂状态中，而在谋求一切有关人们的共同利益的善意和合作之中。

在我们这个迅速演进的相互依存世界的现时代中，在这种空前未有的广泛认识到统一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必要的时候，塞浦路斯不能被迫朝着相反的方向倒退地和危险地行动；如果它这样做，也不能不给它的人民与和平事业带来可悲的后果。在整体化正在增进的时代，塞浦路斯不能被驱向内部分裂。

问题的解决不可能通过消极的分裂和无谓的强制分立取得进展，只有通过和解与相互谅解的精神下的真正合作才能取得进展。我很高兴地补充，这种精神仍然活在塞浦路斯希裔和土裔人民的心中，并经秘书长在连续五个报告中指出。在这种精神下，一个按照宪章和联合国有关决议的公正、民主和持久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必将能够找到为塞浦路斯所有各族人民造福。

我们并非没有注意到过时的思想习惯的普遍影响及其动向的影响。事实上这是我们今日正在迅速变化中的世界的各种困难和纠纷的主要根源之一。但我仍要在

本安全理事会上呼吁我们本国的土裔公民的领袖以一种更加宽大的精神和更加积极的态度，重新考虑他们的政策中所包含的过度分立主义，作较合理和可行的抑制，以便能够取得符合一切有关人们与和平的利益的公正解决办法的积极进展。

在我结束发言之前，我乐于向秘书长华尔特海姆先生、并向他在这里和在塞浦路斯的助手表示我国政府的深刻感谢，他们在执行联合国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任务上进行了并继续进行建设性和热忱的工作。尤其值得我们感谢的是副秘书长古耶尔和厄克特，以及联合国驻塞部队司令官普雷姆钱德少将。应接受我们特别致敬的是在塞浦路斯以高度热忱执行了七年半的秘书长特别代表职务的奥索里奥-塔法尔先生。

奥索里奥-塔法尔先生一贯以国际公务员的最好传统精神执行了他的任务，我们最近就看到他关于恢复地方谈判的努力，获得辉煌成功的努力。我国政府及我个人都愿向他的未来活动致以最好的祝愿。对于由他的即将离职而造成的空虚的唯一安慰，是他的继任人路易斯·韦克曼·穆尼奥斯先生无疑将以其特出的个人资格和国际事务的丰富经验，相当高标准地负起秘书长特别代表的职务。我们愿向他致以我们的最好祝愿，祝他在其新职中获得成功，并向他保证我们在这方面的真诚合作。

我也愿再次向那些信奉联合国维持和平的概念，通过提供人员和金钱，使联合国驻塞部队的继续存在成为可能的国家，表示深刻的感谢。

主席：我愿向塞浦路斯代表对他的国家和我国之间所享有的关系所说的好话，以及他对我个人所说的话，表示感谢。

我请土耳其代表发言。

奥尔查伊先生（土耳其）：主席先生，虽然我荣幸地在以往几次场合中见到你，但是我要非常高兴地向你表示，我国代表团满意地看到你主持安全理事会的会议。我深信，在你明智的领导下，安全理事会将成功地完成它在你的任期中所应做的工作。我们两国之间的良好关系足以使我国代表团在目前这个我国代表团参与讨论的议程项目中与你充分合作。

十年多了，为了这个既不是由土耳其也不是由土裔塞人社区造成的冲突，我国代表团已习惯地每六个月就到理事会来出席。我自己来到这里两年，这次是第五次出席。谋求和平解决已进行了不少时候，我国代表团觉得由于硬要把令人不能接受的词句加进社区谈判的文献里，使很多时间浪费在文词的辩论上。我会在稍后时间阐述这点。

我国代表团再次仔细研究和审议了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塞浦路斯行动的报告（S/11294），这个报告构成了安全理事会讨论的基础。我要提出以下几点：

关于裁减驻塞部队的问题，我愿意强调我国政府在报告第13段中所提到的意见和所作的保留，仍旧不变。我们不能完全赞同部队司令官对这些裁减所造成的活动改变的可能效果的满意表示。因此，不言而喻，我们完全赞同秘书长的意见，这就是“进一步裁减的时机在现阶段还不成熟”（S/11294，第79段）；而尽管现在很平静，该岛的情势仍然紧张而且可能相当危险；同时“能有时间衡量一下那些裁减的效果，再朝同一方向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乃是一种明智之举”（同上）。此外，在我们保留中强调避免在该岛敏感地区裁减部队的必要，是与进一步裁减部队的主张不相容的，我们认为部队已经裁减到它的最低效能水平。

报告内若干段谈到在希裔社区所发生的骚乱和“反政府”的示威。该报告是小心草拟的，在提到那些骚乱时不会触犯任何特别方面。然而，这些小心翼翼的措辞却使我不得不扼要谈到这些骚乱和示威的性质，好让安全理事会能够对土耳其社区所感关注的原因有较好的了解。

那些在希裔塞人社区发生的骚乱和示威有一个公开表示的目标：这就是实现希塞统一。希腊社区继续就实现希塞统一的方法、时间和领导人进行广泛的讨论。从土耳其人的观点来看，只要所有的希腊争论者都同意这个希塞统一的最终目的，这些讨论的结果如何都不相干。虽然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公然称塞浦路斯为“南部希腊领土”，并且从不间断地强调他最终目的是实现与他所谓的“北部希腊”统一，但是若干比较没有耐心的希腊方面却不满意在这个问题上的处理方法和手段。他们没有认识到，在“统一国家”观念的掩饰下，大主教谋求的正正是相同的国家目标。若干这些希腊方面制造骚乱，不明白他的那种实现希塞统一的逐步推进办法，那就是首先必须废除国家的双社区制度，代之以单一的国家。这不幸就是希裔塞人的政策与希裔塞人的宣传混淆不清而产生的普通误解，它在希裔塞人社区中引起了暴动和骚乱。

这些骚乱包括：从希裔塞人国民警卫队军营中盗取大量的武器，这些是报告没有提到的；射击和炸弹爆炸事件；建立和扩大半军事的警察战术预备队，根据报告第30段的报道，曾在一次社区间事故中使用这个预备队；每一个希腊社区都偷运和买入新武器，最后可能用来攻击土耳其社区；最后还有一个反土耳其社区的积极敌对和广范的运动。即使是学龄儿童也被利用来进行示威，叫他们拿起标语，要求希裔塞人当局把土裔塞人驱逐出塞浦路斯。

使报告第35段所说的“希裔塞人多数舆论界”真正感到愤慨的是那些示威也针对着希裔塞人行政当局；肯定不是它们反土耳其人的特性。

根据同一段的报道，曾有希裔塞人国民警卫队队员向土耳其人进行挑衅的事件。在提出来作例子的特别事件中，由于土裔塞人的克制态度，方能避免一场严重的冲突。

根据所有这些发展，我希望人们会更加明白为什么在某一程度上消除军事对峙的工作没有进展，虽然照报告第28段所说的，是“很遗憾”的。我所说的希裔塞人社区内部发展的真实性质不能不引起关切，日益增加的不安全感，和土裔塞人

社区不肯减少他们的军事戒备。参照过去十年来苦难的经验，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会再谈到这个问题。

报告第33段和第77段分别提到有迹象和报道显示“最近有武器偷运到岛上”和“有额外武器进入该岛”。首先想到的问题是“谁把这些武器运到岛上来？”，但报告中并没有给读者提出答案。因此，我要根据希裔塞人的新闻报道，试图搞清楚这个答案，报道所指的是希裔塞人社区的这一派或那一派，可能两种说法都对。这些报道都正确，同时也引起土耳其社区的不安。我愿意把我国政府对这些发展的深切关注再次列入记录。

报告第32段谈到防止使用由希裔塞人行政当局输入的洪伯式装甲卡车的现有安排，再一次表示驻塞部队司令官对这些安排并不十分满意。此外，在各地谣传已输入的装甲卡车将会移交给上述的警察战术预备队，又说新的装甲卡车已在运送途中的时候，作出这类含混的承担说“政府在不久的将来可以帮助找到一个圆满的解决办法”，不能使我国代表团感到满意。

关于回复正常状态的问题，报告提到土耳其社区在过去十多年来由于政治冲突，而遭受的苦难和损失。罗西德斯大使刚才曾试图把整个问题轻描淡写地说成是塞浦路斯的土裔领袖故意不准希腊人进入土耳其人的地区。当然，不能期望从他那里听到关于促使土耳其人在壁垒后面坚持固守，以求自保的理由。

由希裔塞人造成的政治局势所引起的最起码的苦难是漫长和暗淡的，报告本身已说明了这些。希裔塞人行政当局，显然不是塞浦路斯宪法中所说的政府，它当然不能够用高压手段来获取人们对其不合宪法的权力的承认。

在还没有达到一个可能有希望解决一切恢复正常状态问题的政治解决之前，这些人道问题需要有不会影响当事各方的政治地位的实际解决办法。我想，联合国驻塞部队应致力于达成这个目的，而不是实现报告所称的“政府官员在土裔塞人地区”的行动自由。

在结束我对这章的评述前，为了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的利益，我要对报告内某些没有充分反映事实的问题作出补充。罗西德斯大使就行动自由和正常化所作的冗长评述，使我不得不略加澄清。

例如土裔塞人难民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目前为止还不能得到进展。希裔塞人行政当局继续反对土耳其人的建议，设立一个在联合国主持下的联合委员会，安排土裔塞人难民重新定居，不受任何政治动机和偏见的影响。希裔塞人方面正在竭力阻挠土裔塞人难民重返家园，制造各种人为的困难，例如拒绝向他们的住所提供食水、电力和其他的设备，索取各种积额颇巨的款项如捐税或水费、农村警察费等，但是难民在过去十一年中完全没有享受到这些服务。

有些在土裔塞人行政当局帮助下重返家园的难民正受到了希裔塞人及其行政当局的干扰。第51段提到的四个村庄，有三个的情况是这样。不准土裔塞人返回六个主要村庄的禁令仍然完全有效。这几个村庄的土耳其居民不准使用他们的财产，即使是为了农耕的目的也不准。

关于第52段谈到的邮政正常化的问题，我再次对这个报告补充一下，这就是联合国驻塞部队非常清楚，希裔塞人行政当局并没有遵守一九六六年关于邮政的临时安排，因为它反对把这个安排扩大到全面实施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土耳其方面不得不设立土耳其社区间的邮政服务，为没有包括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临时安排内的村庄和土耳其社区服务。

我可能对这个题目说得太多，请大家原谅。这些事情有些好象只是细节的问题，可是对那些日常生活因此极感困难的人来说，它们当然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象我过去对理事会说过的，土裔塞人在这个会议厅中，除了我以外，没有人替他们说话。因此我有时不得不解释各种问题。

关于报告第四章——社区间谈判和秘书长斡旋，我有几点我想可以补充和充实这一章的意见，特别是我们听完了罗西德斯大使对局势的描述以后。

我很抱歉要回顾历史，但是我们似乎必须这样做。一九六〇年的宪法建立了一个实用联邦制度的基于土耳其和希腊社区合作的双社区国家。只要简短地重温宪法制定的过程，就能够证明这项事实。土耳其方面从来没有接受一九六〇年宪法中这些基本原则的任何改动，根据这些原则，独立的塞浦路斯共和国才得以诞生，才能继续成为一个独立国家。

一九六八年土耳其社区开始与希腊社区探讨达成一整套办法的可能性，因为过去的经验，将依照这个办法，取得地方自治，作为额外的保障，并放弃一九六〇年宪法所载的若干权利，但无论如何不背弃宪法的基本原则。关于这方面，我要把以下的事实列入记录，这就是报告第 60 段所用的“地方权力的大小”没有适当反映土耳其人的立场。土裔塞人一贯都用“地方自治”这几个字。

一九六八年，当社区间会谈开始时，并没有订出这些会谈的任务规定。这些会议是在试探性质和无先决条件下进行的。根据这些背景，任何人认为土耳其方面曾接受把单一国家的观念作为讨论的范围，就犯下严重的错误。前任秘书长曾就社区间会议作出了若干我认为是不幸的声明——他事先没有得到当事各方的同意，实在不应这样做——并不能强迫人们接受他为社区间会谈订下的范围，而这个会谈在首次声明以前已召开多时了。

由于希裔塞人蛮强的态度，加上得到了这些声明的鼓励，使会谈在一九七一年陷于停顿。很明显地，希裔塞人的单一国家的政策旨在使土耳其社区由一个捍卫塞浦路斯持久独立的有效因素和伙伴改变成一个不重要的少数。它的目的是要改变一九六〇年宪法的基本原则。

在我跟前任秘书长的私人谈话及在安全理事会的公开声明中，我曾强调过不知多少次——当时具有一定程度的权威和第一手消息——统一国家的观念从未成为双方同意的会谈基础，在任何的阶段中，它也不会被接受。在这些与前任秘书长的正式商谈中，我们同意恢复社区间会议，他在一九七一年十月十八日发出了一份备忘录，里面完全没有提到单一国家。其后，我国代表团与现任秘书长及其助理

进行了若干次的商谈。

我特别记得，当我来到这里时，在我开始参与协商后有人告诉我，秘书长要求在没有任何先决的条件下恢复会谈。象报告第 58 段所述，其后会谈就根据秘书长一九七一年十月十八日和一九七二年五月十八日的备忘录恢复举行。这些备忘录，曾由所有当事各方妥加谈判，不附带任何先决条件，并且重申会谈的试探性质。因此，参与扩大社区间会议的人员在一九七二年开始探讨令人满意的宪法安排，也作出了非常实质性的建议。

目前，今年初——即是会谈开始后两年——就任的土耳其新政府支持一个独立、主权和联邦制度的塞浦路斯。这个新政府对土耳其方面在很早以前关于塞浦路斯宪法的前途的讨论中所提出的实质性建议，感到满意，会谈在同一基础上又继续了两个月。我必须再次强调，自从会谈开始以来，土耳其方面没有改变实质性的建议，秘书长特别代表必须证明这个事实。

因为报告第 61 段所提到的希裔塞人领袖提出的指控，土耳其总理和土耳其外交部长作了若干澄清，我确信秘书处是知道的。他们说明土耳其政府支持联邦制度，但无意为这个制度建立一个地理基础，也不要塞浦路斯各地区间进行人口交换。他们认为，希裔塞人所说土耳其有分立意向的指控因此是全无根据的。他们强调，只有联邦制度，才能捍卫该岛持久的独立，因为这是不希望丧失独立的一方能够参与决定该岛前途的唯一的道路。

在我结束对这报告的补充性评述前，我愿意引述第 66 段，并且最明确地指出土耳其方面赞同秘书长的愿望，这就是：

“……当事各方能够回复到他们所面临的实质问题的考虑，并设法就可以使一切有关方面都满意的宪法安排，达成协议。”（S/11294，第 66 段）。当会谈于一九七四年六月四日恢复进行时，土耳其方面将本着这种精神，继续谈判。

目前在会谈快要恢复的阶段中，我想借这个机会，指出土耳其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关于该岛分立的任何心意。我在这里再一次加以澄清。

罗西德斯大使今天曾谈到土耳其或土裔塞人方面的分歧态度，他在作此说时也提到塞浦路斯人民的意愿。现在，就请大家看看他自己的国家元首对这问题是怎样说的。我这里有一份塞浦路斯邮报。马卡里奥斯大主教最近接受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法兰克福评论报的一位记者的访问。该记者指出，尽管塞浦路斯已经独立了十年，可是人们很少看到塞浦路斯国旗，而是一边是希腊国旗，另一边是土耳其国旗。然后，记者就问说：塞浦路斯政府做了些什么事情来促进塞浦路斯人的民族意识呢？

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回答说：只有在政府的建筑物内才可以看到塞浦路斯国旗。希腊居民用希腊国旗，而土耳其居民则用土耳其国旗。他们就是用这种方法来表达他们的民族感情，因为塞浦路斯共和国事实上是一个新的国家，而不是一个新的民族，塞浦路斯政府无意制造一个塞浦路斯民族感情。重要的是——为了准确起见，我读出他句子最后的部分——希裔塞人和土裔塞人在塞浦路斯国内的和平共存。我完全同意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的意见。

现在，让我们看看副总统登克塔希对这个同样问题的看法，我这里引述报告第61段：

“土耳其政策并无改变。在塞浦路斯这样的国家里，两个社区的民族主义是如此的深刻，而共存的需要又如此的必要，‘联邦主义’的观念同和平共存，合作以及最后实现一个共同主体的观念并无不符之处……土耳其认为这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合理途径。如土耳其总理所解释的，它并不含有在塞浦路斯实行地理上的分割的任何意义。”（S/11294，第61段）

我促请理事会注意下面的事实：这就是在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说塞浦路斯政府无意制造塞浦路斯人的民族感情时，副总统却说最后实现一个共同的主体。关于问题的这一方面，现在说到这里为止。

最后，我再一次利用这个机会，表示我们对联合国驻塞部队所有成员以及使行动得以进行的各国政府的感谢。我也在这里向秘书长、他的助理和他的特别代表奥索里奥-塔法尔先生致敬。我们知道后者经过二十五年在联合国的优异服务后，现正快要离职了。我们在于最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担任现有职位时认识到他。当我说人们将会永远记住他在和平事业中所作出的贡献时，我知道我是表达了我国政府和土耳其社区的意见。

借这个场合，我要恭贺韦克曼-穆尼奥斯大使，秘书长委任他为驻塞浦路斯特代表，接替奥索里奥-塔法尔先生。我祝他成功和顺利。

主席：我请希腊代表发言。

麦加洛科诺莫斯先生（希腊）：主席先生，能够在一个与希腊关系一向友善、良好的非洲国家代表主持下参加安全理事会的辩论，对我来说是一项特别的荣誉。我也希望借此机会感谢全体理事会理事国允许我国代表团与有关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审议。

秘书长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二日的报告（S/11294）再次证明了塞浦路斯的问题是个复杂的问题，要求解决还需要极大的耐心、坚持和平心意的努力，以及以政治家风度处理事务的表现。

事实上，上半年是一个希望和失望的感觉一再交替而来的时期。秘书长的报告清楚地揭露了有关岛上社区间会谈的进展。今年头几个月，希望恢复了，那时，如秘书长的报告所说：

“关于国家的结构、分权办法、以及……地方权力的大小等等，似已针对‘一整套办法’达成相当程度的协议”。（S/11294，第60段）

正在那时，当所有关心塞浦路斯问题的人都逐渐恢复信心，相信经过了这许多年的困难之后，解决或许终于在望时，却来了一项官方声明，主张以联邦主义为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办法。这项声明不是来自从事谈判的人员自己，而是来自一名毫无疑问对土裔塞人领导影响力非常之大的高级人士。这样做完全忽视了塞浦路斯共和国是一个独立国家、其宪法问题应由希裔和土裔塞人自求解决的事实。

该声明的细节和一段引录在秘书长报告第 61 段中已有详细记载，在这里无须烦述。

在那个发展之后，希裔塞人方面认为，他们有权毫不含糊地认清会谈是否依照双方工作几达六年所根据的同一基础继续进行，还是事实上对方已经改变了关于讨论的基础的立场。土耳其方面关于联邦主义的声明所造成的混乱使得讨论不得不暂时停止。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要强调秘书长报告中的第 65 段，其内容如下：

“秘书长在以前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报告中曾不只一次地说过，依他的意见，‘重新举行的社区间会谈，乃是根据独立、主权和单一国家观念并有两个社区的适当参加，来达成圆满而持久的协议解决办法的最好工具’。在这些讲话初次发表的时候，一个独立、主权和单一国家的体制似已可为所有当事方面普遍接受。可是一九七一年时，登克塔希先生对于继续使用‘单一’一词，表示反对。他辩称希裔塞人对这个名词作了不同的解释，因此他这方面不能受任何名词的束缚，这种名词的确切解释并未得到协议……”。（同上，第 65 段）

照我国代表团的意见，这段报告充分说明了社区间会谈的基础的问题，确实澄清了就这问题议论纷纷所造成的混乱。从这段报告上看得很清楚：第一，单一国家的观念，以及独立和主权国家的两个观念，自始已是讨论的基础，依秘书长的意见，是被当事各方所接受的；第二，土裔塞人方面对“单一”这名词表示反对，并非为

了他们坚决反对这观念本身，而是因为“希裔塞人对这名词作了不同的解释”。

可是土耳其官方的声明以及其后土裔塞人的声明在秘书长报告第61段中都有引录；这些声明并没有对“单一”这名词加以新的解释，只是企图以联邦国家的观念来代替这个已被普遍接受的原则。这种代替是希裔塞人方面所不能接受的，很自然地导致中止会谈。

秘书长、主持特别政治事务副秘书长罗伯托·古耶尔先生和特别代表奥索里奥-塔法尔先生在这时候不懈地努力寻求一个方式，证实谈判的基础始终未尝更改，而使谈判人员得以继续他们的工作，我国代表团愿意在这里附带表示我们最深切的谢意。

由于他们的努力，终于商定了一个方式。这个可喜的发展将使会谈在今后数日内得以继续进行，同时向当事双方保证会谈的原有基础未曾发生变动。可是这次短暂的危机也再次表现出有关各方对社区间会谈的重视。这点在秘书长的报告中已有适当的指明。

希腊政府继续其一贯的传统，主张在国际法的范围内并依照国际法谋求解决问题，它希望有关各方能在联合国宪章的范围内，根据安全理事会第186(1964)和244(1967)号决议，在塞浦路斯找到并议定解决办法。这样一个解决将不但能照顾到塞浦路斯全体居民的利益，也一定能照顾到他们的幸福和争取幸福的权利。为达到此目的，我国政府期望社区间会谈一旦开始，即可恢复年初头三个月所有的进度，并希望考虑到在有关地方政府体系的结构和职务等方面尚存的问题上已有的进展，而终于获得一个将能主宰塞浦路斯共和国命运的解决办法。

我国政府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全部及个别尊重和遵守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三项基本观念：即独立、主权和单元。这些观念已经秘书长的报告屡次证实，乃是社区间会谈的基础。以此为出发，所采取的解决办法必须符合两社区间会谈的结果，因为我们相信，唯有直接有关的双方得到谅解才能促成有效的解决。

秘书长正确地认为会谈是从事寻求协议以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最有建设性的办法，在这方面，我们完全同意秘书长的意见。

对于秘书长在报告第28段中所表达的感受我们也有同感。我们也很遗憾，对达成某一程度的消除军事对峙至今还是毫无进展。

我国代表团希望提出很重要的另外一点，是有关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在这次会议之前的咨商期间，我们已强调了联合国驻塞部队有必要在塞浦路斯多留驻六个月的时期。现在我们很高兴见到安全理事会已通过作出此项决定的新决议。

由于秘书长和部队司令官钱德将军的努力和有关各方的合作，所谓的部队第二期裁减计划得以顺利完成，也没有使部队的效力降低，我国代表团对这事表示满意。

希腊代表团知道有些会员国希望更进一步地裁减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这种趋向的理由虽是完全可以了解的，我们仍然同意秘书长的意见，认为这样进一步的裁减时机还未成熟。希腊为这项行动曾作出巨额捐助，并以与其本身预算能力不称的分量继续捐助，所以对各捐助国所面临的困难是非常清楚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应该作出新的努力，使更多的会员国为联合国驻塞部队的费用捐款。希腊代表团对于本组织中只有很少几个会员国感到有必要资助驻塞浦路斯的维持和平部队，已屡次表示失望。我国代表团再一次荣幸地提到加拿大常驻代表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大会特别政治委员会上发言时提出有关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方针的建议。加拿大代表的发言，在上次安全理事会关于塞浦路斯的会议上曾被引述，载于该次会议的记录。

事实上，我们认为，一个得到普遍协议的为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包括联合国驻塞部队，筹供经费的公平制度，是比较符合联合国宪章的目标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和平，特别是在那个敏感地区的和平，是不可分的，今日的危机也不容易局限于有限的地理范围内。

结束之前，我愿意再一次对我们的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先生以及古耶尔先生、厄克特先生和钱德将军不懈的努力，表示我国政府的谢意和赞赏。

最后，我国代表团还要提到报告中的第7段。据那段报道说，秘书长驻塞浦路斯特别代表奥索里奥 - 塔法尔先生经过了七年半的杰出服务之后，已经他本人请求，定于一九七四年六月三十日退休。秘书长已决定委任墨西哥的韦克曼 - 穆尼奥斯先生自一九七四年七月一日起为驻塞浦路斯特别代表。

让我说，对秘书长在第82段表现得如此恰当感想，希腊政府完全有同感：

“比比阿诺·奥索里奥 - 塔法尔先生……即将辞去他的职务，并在为联合国工作了二十五年之后离开联合国。过去七年半，他以一贯不变的忠诚极为杰出地为联合国驻塞部队服务。联合国深深感激他的这项工作和他过去对联合国作出的贡献”（S/11294，第82段）。

我要加一句，塞浦路斯问题的有关各方实在都深深感激奥索里奥 - 塔法尔先生为问题达成协议解决不懈不渝、不偏不私的努力。

此外，我国代表团深信，在国际事业上有众所周知的长久和丰富经验的韦克曼 - 穆尼奥斯先生来到塞浦路斯，一定会作出很大的贡献，使问题得到满意的解决。

对为了卫护塞浦路斯和平的崇高目标出钱出兵的各国政府及其人员，我们也表示衷心感谢。

理查德先生（联合王国）：联合王国投票支持我们刚通过的决议是因为我们同意秘书长的看法，在目前的状况下，联合国驻塞部队有必要再继续维持六个月的时间。因此，只要英国议院通过，我们便准备把我们派往塞浦路斯的特遣队维持至十二月十五日。在同样的条件下，我也保证英国继续给予联合国驻塞部队后勤支持，规模按照秘书长报道该部队裁减后的大小而定。

我国代表团感谢秘书长在他的报告里详细解释过去六个月以来执行的第二期裁减部队的情况。我们完全同意他去年十二月在理事会解释的执行这些裁减的决定。

裁减联合国驻塞部队对部队的财政状况起了受欢迎的影响。但是进一步节省还是需要的。不管驻塞部队的大小如何，最重要的是要严格控制支出。我深信秘书长和他的能干的工作人员将会继续密切注意这一方面。

秘书长说他认为明智的做法是在采取进一步行动之前，花一些时间衡量一下裁减的影响。他显然是想继续审查这个问题。我们希望秘书长在联合国驻塞部队的任务于十二月满期前把他对进一步的可能裁减的意见，让有关方面知道。我们希望到那个时候，能收到秘书长一个经过深思的报告和进一步的建议。

我觉得我应该谈一下驻塞部队的兵额和支出。虽然在裁减部队后，联合国驻塞部队的特别帐户稍微有了可喜的改善，但个别派有特遣队的国家的财政负担仍有增长。现在英国提供联合国驻塞部队的费用估计大约每年二百五十万英镑。如果把英国特遣队的基本费用包括在内，我们要分摊的总值大约每年超过五百万英镑。

我想对财政状况再提一点意见。我们希望别人志愿并慷慨地捐助。秘书长报告，经费方面有少许改善。我们认为这种情况必须维持下去。

如果我们看一看秘书长报告第 69 段，有一句是这样写的：

“联合国自驻塞部队组成时起至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五日止的这个时期中所承担联合国驻塞部队行动的费用估计为一亿七千二百一十万美元。”（S/11294，第 69 段）。

当然，这只是联合国所承担的费用。如果我们考虑一下十年来曾捐款维持联合国驻塞部队的会员国的额外负担，总数大约接近三亿五千万美元。当我们考虑到我们刚开完一个联合国特别会议，而在这个会议上我们考虑了世界上最受当前经济状况影响的国家的若干问题时，回忆一下这个数字是适当的，它或许可以起提醒我们的作用。

我现在只简略地谈谈塞浦路斯的实质问题。塞浦路斯、希腊和土耳其的代表都已就这个问题发了言。如果我们要庆祝——假使这是适当的字眼——联合国驻塞部队成立十周年纪念，这是可悲的。我们认为，虽然驻塞部队在协助维持和平方面得到成功，但是塞浦路斯仍然迟迟没有回复正常状况。不过，我们不能责怪负责在塞浦路斯执行联合国行动的人。

的确，我也要象别人一样向秘书长、驻塞军司令官及其他在这里和在塞浦路斯工作，以求和平解决争端的人们的不断努力致敬。特别是，联合国在取得有关双方协议恢复社区间会谈中起了十分有价值的作用。我们认为这种会谈仍然是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

我们真的希望看到从事社区间会谈的双方能达成一项塞浦路斯两个社区都可以接受的协议。如果由于联合国驻塞部队的继续存在而以任何方式降低了进行这种社区间会谈所应有的迫切感，那只会是不幸。我们不能真正满足于这样一个局势，就是由一个几乎等于是常驻塞浦路斯的军队在那里控制局势，而另一方面社区间会谈却无限期地和不明确地拖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希望国际社会不吭声或许是不合理的。

我国政府因此觉得我们应该与其他国家一起要求重新坚持努力，设法解决尚存的各项问题，因为我们许多年来为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提供了主要的军事特遣队，同时我们每年都为部队的经费提供大量志愿捐款。

假使这些话对今天这个会议室内若干资历较老的代表来说是听来耳熟的话，并不奇怪，因为我的前任卡拉登爵士早在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一日便说过这些话。四

年半以前，一位英国代表在这个会议室内所说的一段话到如今仍然象当时一样贴切，这也许就反映了过去四年半以来，塞浦路斯局势的进展程度，或者应该说是没有进展的程度。我们因此实在希望双方作出达成解决办法所需要的互相让步，以及合作执行联合国驻塞部队提议的建立信任的措施。

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我国代表团完全同意并追随秘书长向奥索里奥-塔法尔先生致意。他现在自联合国的职务退休。他的长期和各种各样的工作是杰出的；他的聪明才智和他的政治手腕是塞浦路斯所惦记的。我想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秘书长和尤其是塞浦路斯本身，都要非常感激他。

因此让我欢迎继承他的韦克曼·穆尼奥斯大使。他现在要肩负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我确信他会杰出地完成任务。

萨拉萨尔先生（哥斯达黎加）：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和我本人过去都没有机会正式祝贺阁下成为本月份安全理事会的主席。在阁下主持的非正式协商和正式会议中，我们知道和看到阁下的外交家的优良条件。我们深信在阁下的安全理事会任期内，以及在阁下作为贵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日后工作内，都充满最大的成功。

我国代表团十分仔细地研究了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在塞浦路斯行动的报告，我们真诚地感谢秘书长散发给我们这一份既有组织又详细的报告。

联合国对维持塞浦路斯和平的贡献进一步证明本组织和本机构的效能和必要。但我们关切地注意到联合国部队到塞浦路斯已经十年了。但当事双方仍未达成协议。不过，我们完全赞同秘书长的看法，希望恢复会谈能够促成该地区的持久解决办法。

我们确信双方的诚意，双方人民即希裔塞人和土裔塞人的善意，将有助于达成一项能符合所有各方利益的解决办法。

韦克曼·穆尼奥斯大使被秘书长委任为秘书长在塞浦路斯的特别代表，我国代表团感到十分满意。韦克曼·穆尼奥斯大使在调解伊拉克——伊朗的争端中充分

地证明了他谈判的能力，我们深信他在塞浦路斯的努力也将会是日后谈判的里程碑。

我们支持安全理事会刚通过的决议，因为我们觉得需要——几乎是非此不可的——再延长联合国驻塞部队一段时间，特别是当我们读到秘书长本人在他的报告里发表的意见时，有一句这样说：

“尽管现在很平静，可是该岛的情势仍然紧张而且可能相当危险。”（S/11294，第79段）

主席：我多谢哥斯达黎加代表对我所说的好话。

库苏马斯莫罗先生（印度尼西亚）：我国代表团要讲的话差不多在以前许多次审议这个题目时都讲过了。不过，印度尼西亚认为在秘书长关于联合国驻塞部队的报告内有一两点值得商榷。从秘书长的综合性和启发性的报告所载情报来看（我们祝贺秘书长写了这个报告），我们知道需要延长联合国驻塞部队的限期，尤其是鉴于迄今为止寻求塞浦路斯问题最后解决的努力没有很大的进展。

不过，我国代表团认为，在投票支持延长联合国驻塞部队的期限时，必须强调需要全体有关方面加倍努力，确保塞浦路斯争端获得迅速的最后解决。正如印度尼西亚代表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四日安全理事会第一七五九次会议上所说，我国代表团希望塞浦路斯两个社区能够进一步努力，以便这个敏感问题获得永久解决。这个解决将确保塞浦路斯作为一个独立和不结盟国家的完整和主权，使当地所有人民能生活在和平、团结及和谐的环境中。

我国代表团欢迎旨在裁减联合国驻塞部队的努力。有证据证明，裁减部队的计划正在按照秘书长上次提交理事会的报告中所列条件执行，我国代表团也表示欢迎。

我们高兴地注意到有关各方一致同意裁减部队。但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关切到有关在塞浦路斯消除军事对峙的情况似乎并没有进展。最遗憾的是，正如秘

书长在其报告第28段所指出的，双方都因为恐怕危害自己的军事安全而不肯减少他们的军事戒备。这种态度清楚指出，要解决争端，需要有迄今未有的容让精神和新的决心。

有关在两个塞人社区中发展一个团结的基础的努力，同样遗憾的情况也存在着。秘书长在其报告(S/11294)第44段中说“每一社区单独发展的趋势继续不减”，而这一点就是不断冲突的方式。

如果这两个社区要和谐共处，必须制定复杂的宪法和制度体制。这种态度明显地造成了很大的阻力。我们十分希望额外的努力将会很快使两个社区的成员产生新的决心，为了塞浦路斯所有人民的共同利益而进行合作。

印度尼西亚的看法仍然是：我们的一切努力都是为谋求和平、团结及和谐的目标。我们希望在不久将会恢复的双方会谈中，谈判者可以定出一个解决他们所面对的问题的可行办法，并订出一个能满足整个塞浦路斯人民的需要的宪法体制。

结束讲话之前，我不能不提一下秘书长特别代表奥索里奥-塔法尔先生自联合国职务退休的事。我们都感谢他竭尽全力，寻求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办法，感谢他对本组织工作的其它方面的贡献。联合国所有会员国都要感谢他。我们十分满意韦克曼-穆尼奥斯大使替代了他的职位。韦克曼-穆尼奥斯大使在调解伊朗和伊拉克争端的工作上博得了理事会的赞扬。

萨弗隆丘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安全理事会就塞浦路斯问题所通过的新决议，苏联代表团愿意声明，苏联一直相信并将继续相信，塞浦路斯问题应当通过和平方式及在符合塞浦路斯全体人民利益的情形下解决，从而促进世界这个重要地区的紧张局势的缓和。

至于苏联对问题的实质所采取的立场，请允许我在这方面提请理事会注意苏联外交部长安德列·葛罗米柯先生于今年五月七日在尼科西亚所作的声明。他声称，苏联曾经遵行并将继续遵行以原则为基础的一贯政策，目的在加强塞浦路斯国的民

族独立和主权。

照苏联代表团看来，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应当基于对一贯遵行和平、不与任何军事集团结盟、发展各国间友谊和合作政策的作为联合国会员国的塞浦路斯共和国的自由、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尊重。十分清楚，加强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和撤除在其领土的外国军事基地，将对地中海东部的和平事业作出重大贡献。在支持为全体塞浦路斯人的利益而和平解决各项纷争问题时，我们所根据的前提应为塞浦路斯内部问题的解决是塞浦路斯人自己的事。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塞浦路斯人的合法权利，不管他是属于哪个民族或社区，都应当在独立和主权的塞浦路斯国的环境里受到所有人们的尊重和重视。

苏联一直反对通过外来干涉的手段和侵犯这个国家主权的手段来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各种企图，也一直反对通过不顾塞浦路斯人民的愿望、在其背后，损害其根本利益并照顾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利益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任何意图。非常清楚，从塞浦路斯撤除一切外国军事基地将是对于确保作为主权国家的塞浦路斯的真正独立和完整的事业的一项重大贡献。

在研究了秘书长关于塞浦路斯从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日到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二日这一时期的局势的报告(S/11294)之后，苏联代表团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为促进社区间会谈的进展而作的努力。这些会谈是极端重要的，只有通过这些谈判，才能对至今仍未解决的问题达致协议的解决办法。

在这方面，苏联代表团希望双方就将于六月四日恢复社区间会谈所达成的协议将能推动双方有待举行的谈判和会议，从而使它们能够克服目前仍然存在的困难。这些会谈的成功结束必将符合塞浦路斯全体人民的利益及在这一地区加强和平。

秘书长的报告注意到，得到安全理事会核准的裁减联合国驻塞部队的第二阶段工作已经完成。在这方面，我们认为秘书长报告中所说应当谨慎估计进一步裁减驻塞部队的可能后果的陈述是正确的。

苏联代表团不反对安全理事会通过秘书长关于把联合国驻塞部队留驻时期延长六个月的建议。我们赞成这些提议，但我们也赞成恢复社区间会谈的提议，而且

我们希望——如我已经表示的——这种会谈将能成功结束。

在投票赞成理事会所通过的决议时，苏联代表团所依据的信念是：把联合国驻塞部队的驻扎时期照旧延长六个月，至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五日止的决定，完全符合安全理事会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第186(1964)号决议和随后理事会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各项决议的规定，这就是：保持驻塞部队的现有任务和遵守在志愿捐助的基础上筹供驻塞部队经费的现行办法。

扬科维奇先生（奥地利）：安全理事会以一九六四年三月四日第186(1964)号决议建立联合国驻塞部队迄今已十年了。我想这并非完全愉快的十周年纪念。刚才对驻塞部队的任务作了第二十次延长，应当是我们回顾过去的行动经验、审查现在和展望未来的充分理由。

我们再度列入今天早上通过的决议的词句，即“希望……在最后解决方面已有足够进展，可以撤去或大量裁减该部队”，听起来非常耳熟；我们以前曾经多次表示过同样的希望。但是迄今为止，塞浦路斯的局势和已经取得的进展仍未能使我们的期望实现。无疑地，过去几年间驻塞部队的驻扎，已在维持和平及创造最低限度是比较平静的气氛中为塞浦路斯共和国这个年青的岛国并且一般地为国际社会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服务。这样就确立了必要的和确实必不可少的基础，可以据以开始朝向政治解决的努力，并取得进展。

因此，我们不得不再度注意到秘书长报告中所说在恢复正常状态上只取得微小进展的严肃和令人沮丧的声明，极感遗憾。特别是由于除其他事项外，有新的其他武器运入该岛，因之两个社区之间消除军事对峙的进程似乎已告停顿。这应当是我们大家都十分关切的问题。

秘书长在其报告中指出的事实比以前更有说服力地强调了欲求进展，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能被该岛两个社区接受的一劳永逸的政治解决。在别无任何其他机构的情形下，社区间会谈到目前为止已经证明是助长这种进展的唯一现有渠道，希

望能够导致解决。

当然，我们应该知道，即使已经就这样的解决达成协议，并经双方接受它只是逐渐减少并最终消除互不信任和恐惧的第一步，这些不信任和恐惧仍然是该岛一切问题的中心要点。因此我们前面的道路看来还是很长。

人们时常问到联合国在该岛的继续在场，事实上对于加强和促进达成协议的政治决心是有益的或者是无益的。照我看来，这基本上这是一个空洞的问题，我也不能对它提出简便的回答。但是，有一个事实仍然是明显的：政治谈判和磋商是唯一可行的办法，而且，塞浦路斯的经验已经清楚表明，迄今为止，这些谈判和磋商在没有军事对峙的环境下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另一个可以得到的结论似乎也是同样明显：联合国在该岛的继续在场——我说“在场”，指的是军事部队和执行秘书长斡旋任务的政治代表——仍然是必要的，无论我们对联合国所承担的似无完结的义务采取什么态度。

正是为了这些原因，社区间会谈的停止是我国政府严重关切的问题。我们也欣慰地获悉，由于秘书长及其在塞浦路斯的代表所作的值得高度表扬的努力，这种会谈不久即将恢复。

在这一点上，我愿向秘书长过去七年半在塞浦路斯的特别代表奥索里奥-塔法尔先生致以特别和诚恳的敬意。如我们十分遗憾地获悉，他在最近的将来就要离开这个重要的职位。奥索里奥-塔法尔先生的确已在最困难和最敏感的职务上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优异的服务，我们大家都应该深切地感谢他。

同时，我们要欢迎秘书长委派韦克曼-穆尼奥斯大使为其特别代表的决定。韦克曼-穆尼奥斯大使在最近的一项任务中表现了卓越的才能，我们祝他在最艰难棘手的任务中成功。

多时以来裁减部队而不危害其效能的问题一直是每一个人心目中最先考虑的问题。作为提供军队的国家之一，我国政府当然极为关心地愿见驻塞部队有效地执行任务，同时也关心旨在减少行动所遭遇的严重财政困难的努力。因此，我们愉

快地看到裁减部队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显著成功，当然也顾到对第二阶段的判断和估价只能于稍后时期作出。

就目前进一步裁减部队而言，我已在去年十二月就此问题的发言中说明，我们了解那些——不少是为了财政上的原因——希望目前进一步裁减驻塞部队的人。虽然我们能够了解他们的动机，我们愿意再一次主张对此问题作谨慎的探讨，因此我们支持并赞同秘书长在其报告第79段中所持的观点和所作的建议。但是，象其他国家一样，我们也感到必须维持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裁减和改组驻塞部队中已经获得的动量，因此应由秘书长及其助理经常审查这一问题。

奥地利仍然深切致力于维持塞浦路斯岛的和平并促成持久的政治解决。这个愿望出于奥地利人民对塞浦路斯人民的真挚友好感情。

为了这个目的，我国政府将依照其过去的政策，准备在人员和财政上维持其对联合国的这一维持和平任务的支持，热切希望当我们在六个月后再度审议此问题时，我们表达于本决议第3段的期望将比已往各次更加接近现实。

主席：由于发言人名单上还有几个名字，我们不可能在今天上午结束关于本项目的讨论。因此我提议现在休会，并于今天午后三时三十分召开另一次会议。

下午一时零五分散会